



何首乌

曹庆国

白洲，位于邵阳市西边的资江上，长条型。它的上段，是茂密的绿意十足的树林；中下段是大片的沃土。沃土盛产砂罐子萝卜。长成的萝卜，形似砂罐子，雪白。当地民谣说：白洲萝卜不要放油，筷子夹起两头流。

我家离白洲两里多路。少年时，我有时到洲这边的河滩上“觅片丝”。洲这边的河道窄些，大约100米宽，且水流平缓，人们叫它“小河”。“觅片丝”是长在河底的一种形似篾片的丝草，可用来放入池塘喂鱼或切碎煮熟喂猪。扯“觅片丝”时，我有时也游到对面的洲上去逛一逛。

洲上古木参天。大多是杨树，一株株有一抱多粗，箭一般直插蓝天。一些树的树干上，缠着老藤，老藤顺着树干爬到了树顶。这里也是鸟儿的天堂，各种鸟儿应有尽有，甚至有岩鹰在高大的树顶上筑巢。林子里还有各种虫子。脚下的土层为砂质，疏松。

我年少时多病，便想着跟大队赤脚医生学点医术，母亲也支持，并跟赤脚医生打了招呼。那时，我正在市五中上高中。从家里到学校，七八里路。

夏日的一个星期天，得到母亲准许后，我便跟着大队的赤脚医生上山挖草药。在一处山麓，我发现了一种攀附在灌木丛中的藤本植物。这种藤本植物，茎缠绕着灌木枝，叶绿色，卵形，顶端渐尖，基部心形。赤脚医生告诉我，那东西叫何首乌，它的藤叫夜交藤。何首乌养血滋阴，据说还能延年益寿，藤助眠。

我想起了白洲的藤本植物，觉得与

这个何首乌挺像的，说不定就是何首乌，但我多了个心眼，没有吱声。我跟赤脚医生说，要不要挖点何首乌回去？赤脚医生说，家里还有，挖几莛也行。我便操起锄头开挖，一连挖了几株。挖出来的块茎还没有鸡蛋大，黑褐色。我问为什么这么小？赤脚医生告诉我，何首乌长得很慢的。我估摸着，洲上的那些藤本植物如果是何首乌的话，块茎应该很大很大了。

星期一放学后，我没有径直回家，而是迫不及待地拐到了学校后面一条小巷子里。那里，有一个中草药收购站，负责收购的是个干瘦老者。我问何首乌多少钱一斤？老者说，何首乌四毛钱一斤，藤三毛钱一斤。我一听，一股喜悦涌上心头。那时乡下一个男劳动力劳作一天，也就三毛钱报酬。于是，盼星星盼月亮，盼着星期天的到来。

终于等到了星期天。一大早，我告诉母亲，想去洲上挖药。母亲准许了。我便扛着锄头，挎着篮子，直奔白洲而去。小河边有船，是河边生产队的。他们常要去洲上劳作，得有船才方便。我不熟悉撑船，又怕别人骂，所以没敢划船去洲上，只好游泳到洲上。

我对比灌木丛中的那些藤本植物，觉得跟上次挖的何首乌一模一样，这应该就是何首乌了。

我选了一处大的、藤有大拇指粗的何首乌开挖。块茎挖出来了，有大茶杯一样大，怕是有三斤。我大脑中的多巴胺开始井喷。我估摸着，这么大的何首乌，说不定百把年才能长成。

挖出何首乌后，我试着去拽它的藤，但因藤的上端很多分支都紧紧地缠着树枝，用尽了力气也拽不下来。我不是个莽汉，知道晾晒一段时间，藤变干了，便容易拽下来的，于是作罢。

接着，我又挖呀挖呀，一个个肥肥的何首乌，相继滚进了我的篮子。林间阴阴的，加上微微吹来的风，本来够凉爽，但由于兴奋，由于持续地用力，身上便有燥热的感觉，很想钻入河水中爽个透，但我不想中途中断挖何首乌的活儿。一上午下来，挖了一篮，足有30多斤。

挖了这么多何首乌，加上还有锄头什么的，洒水过河，不太方便。我于是想

到了搭船过河。我观察到，上午常有人到洲上劳作，有撑船过来的，船就停在一个简陋的小码头边。我于是扯了一些鱼草，盖在篮子上边，然后吃力地提着篮子来到了码头边。

船正在上人，我挤了上去。别人以为我篮子里装的是鱼草，没有在意。我如此伪装，不是害怕别人指责，挖草药什么的，人们是默许的，不会横加指责，而是怕别人知道了我挖何首乌的秘密，也跟着挖，分一杯羹，那多可惜。

挖回何首乌，母亲问是什么？我告诉她是何首乌。她问这个东西可以随便挖吗？我告诉她，这是中草药，可以随便挖的。我把何首乌切成了片，在簸箕里摊开，放到偏屋的瓦上晒着，两三天，便晒干了，用秤一称，大约有20斤。

我提早去学校，先去巷子里卖药。见了这么多块头这么大的何首乌，老者眼睛放光。过了秤，我收到了八块钱。

下午放学后，我没有立即回家，而是逗留到一家馆子，奢侈地花两毛一分钱，点了一碗肉丝面。面有足足的一碗，上面的码子，是辣椒炒的五花肉肉丝，量足，汤油油的，红红的，香味四溢，让人瞬间产生泼天的食欲。那时节，吃肉，一个月难得一回，且只能浅尝辄止，根本管不了饱的。



犬木塘水库。

通讯员 摄

资江边上

黄娅婷

站在湖南安化县小淹镇的渡口边，看资江滔滔。连日雨水，江水浑黄，裹着泥腥味，一声不吭地向北奔流。

渡口石阶湿漉漉的，踩上去有些滑。两岸青山隐在薄雾里，灰蒙蒙的。江心处，一块青灰色的方石半露水面，石头的侧面被水冲得光滑，泛着冷光。浪头一下一下打上，又退下来，石头时隐时现。水声哗哗，就这么一直响着。

旁边的当地人轻声说道，那叫印心石。当年陶渊明跟道光皇帝讲起这块石头，说资水流经他家门口，两岸石壁像门一样立着，底下有个石门潭，水深几十丈。一块方方正正的大石头从水里凸出来，像一方印，所以叫印心石。

当地人说起陶渊明，语气亲切，仿佛他只是邻家一位有出息的长辈。他们告诉我，穷家子弟，读书，靠的是柴火和茶叶。七岁离乡之前，陶渊明每天涉水，爬到江心的大石头上读书。那些年，江水每天从他脚边流过。

道光皇帝亲笔题写“印心石屋”赐予陶渊明。他在焦山、沧浪亭刻过，在岳麓山也刻过。他最珍视的一块，一定还是故乡潭中那块被江水日日冲刷的青石。

后来他做到两江总督，辖江苏、安徽、江西三省，是清代少有的以湘籍而居高位的汉

臣。回乡省亲时，排场想必不小。可我想，当他坐着官船逆流而上，远远看见石门潭的那块石头，当夜风吹动花白的鬓发，耳边只有江水拍打着船舷的声响——是否会想起当年那双涉水的赤脚？

陶渊明一生最艰难的一仗，是在两淮盐政上打的。那时盐政腐败入骨，官商勾结，国库在这

一领城年年亏损。满朝官员都知道这是个马蜂窝，没人敢捅。陶渊明了。他裁撤冗员，打破垄断，推行票盐法，让普通商贩也能合法运盐。这一刀砍下去，既得利益者恨极了。他深夜独坐书房，桌上摊着几封恐吓信，窗外风雨声大作。

那些风雨如晦的夜晚，他会想起什么？我



资江。

通讯员 摄

“蜜”境青石岗

何美琪

初识青石岗，为寻风纳凉而去。作为一名炎陵土著，以往避暑，多半选择神农谷、大院、梨树洲这些开发较早、耳熟能详的避暑胜地。近年，位于湖南炎陵最东端的罗霄山脉深处，地处湘赣两省交界的青石岗村，声名鹊起，获评国家3A级景区，入选湖南省乡村旅游精品民宿集聚区，被媒体誉为“湖南的小巴马”。身边藏着这么个宝藏，必须去见一面。

去年8月，趁着休假，提前一周订了房，我与几位好友驱车前往。其实并不远，离县城约一个半小时车程。路面也还算平整，就是弯多。越往山里走，越清凉，鸟声也愈发稠密。打开车窗，一团团的绿荫迎过来，风挟带着草木的清香。抵达青石岗，只见群山环抱，万木叠翠，宛如走进一个绿色聚宝盆。一栋栋民宿依山而建，风格各异。或青瓦白墙，古朴温馨；或现代轻奢，洋气时尚。如果不是亲临其境，真想不到在这么偏远的地方，竟人声鼎沸，车水马龙，络绎不绝。

青石岗乡村博物馆就在我们入住的民宿

旁边。参观时我才知道，青石岗这个名字的由来还一波三折。1928年，毛泽东同志在《井冈山斗争》一文中曾提到：“八月三十日黄洋界一战，敌知井冈山天险无消灭希望，湘敌始退到酃县，赣敌即盘踞各县之县城，及平地各市镇及乡村。然始终无奈我们何者：宁冈则西北两区……酃县则青石岗大院一区”。因客家话“江”与“冈”同音，青石江遂写成了“青石冈”，或许因山多，后“冈”字又加上“山”字头，演变成了“冈”，青石岗之名由此而来，并沿用至今。

青石岗山高林密，水源丰沛，据说有20余处瀑布散落山间。这些瀑布高度从几十米到几百米不等，从山涧飞流直下。有的飞花溅玉、轻盈灵动，有的气势磅礴、声震山谷，有的水流如纱、温婉灵动……种种境况，不一而足。

我们选择了挑战性不太强的猴潭瀑布。沿林间小道溯溪而上，小径曲折通幽，蜿蜒盘旋，道旁古木参天，藤蔓缠绕。阳光从叶缝漏下来，洒一地斑驳的光点，像细碎的银子。溪水缓缓

流淌，洁净如绸缎，丝滑如软玉。

路面有点湿滑，湿漉漉的苔藓、松针踏在脚下，软软的，仿佛踏着大地温柔的呼吸。小溪一路伴随，叮叮咚咚，宛如远处传来的琴音。走了一个多小时，老远就听见瀑布的轰鸣声隐隐传来。来到瀑前，只见苍山翠绿中，一帘瀑布从山涧顶端一跃而下，犹如蛟龙出洞。瀑布高约百米，几乎不见一丝曲折。水声其实没有想象中那般轰鸣，许是太直太急的缘故，声音不及散开，便随水流一同坠入了潭底。站在瀑边，细密的水雾飘散开来，空气像刚刚滤过，呼吸的每一口都是负氧离子。

林中光线渐渐暗下来，折回的路上大家说说笑笑，感觉一下子就到了。回到住的地方，老板阿强已在为我们准备晚餐了。阿强是“90后”返乡创业的本地村民，他把自家老屋改造成了民宿，泥巴土墙，竹木为顶，房间干净整洁，摆了绿植和插花，布置得很温馨。赏了美景，美食当然也不可辜负。我们点了土鸡汤、腊肉、小河鱼、几个时令蔬菜，还有水芹、野蕨等野菜，客

家美食艾叶米糍也是必点的，满满摆了一桌。阿强特意要我们尝尝自酿的酒，入口酒香醇厚，还带点甜。问及阿强为何要回来做民宿？阿强笑着说：“现在的青石岗可不同以往了，以前是外面的世界进不来，山里的资源出不去。感谢党呀，有了精准扶贫、乡村振兴这些惠民政策，青石岗人才过上了好日子。既然家门口能挣钱，干嘛还要出去呢？”

阿强的老婆香兰看我们吃得差不多了，就过来给每人泡了一杯野山茶。她快言快语地说：“别讲我们，外面来的人来了都舍不得走了。”

“湘潭来的刘老师夫妇，退休后成了青石岗的‘新村民’，义务教村里的孩子识字、画画；就连村里的大学生放假归来，也会主动帮我们民宿搞策划、拍视频、做宣传……”阿强不无自豪地说，眼睛亮得像星星。

从深山藏秀到文旅出圈，从默默无闻到美名远扬，青石岗，正以生态为笔，以团结为墨，书写着乡村振兴的精彩篇章。

一位当地老人指着资江对我说：“你看这江水，自己往前流，一路汇入多少溪流，又分出多少支流去灌溉田地。”

天色向晚。风从江面吹来，我在渡口站了很久。江面透出一抹昏黄，浪头打在印心石上，溅起白沫，又落回去。石头依然方方正正地矗立在江心，暮色一点点压下来，它的轮廓反而清晰了。

离开安化那天，下起了雨。雨水打在伞面上，密密地响。资江的水又涨了几分，浑黄的江流更显壮阔。对岸青山隐在雨幕里，只剩淡淡的轮廓。

恍惚间，我仿佛看见了一个少年正涉水走向江心，赤足踏在清凉的江水里，手里捧着一卷书，晨雾在他身后慢慢散去。

江水无休，石头不语。几百年了，它还在那里。



蠡湖饮月

曹庆国

我是在一本发黄卷边的《龙阳县志》里读到范蠡的。

“范蠡在蠡湖生活经年，常携夷光由赤山至吴家嘴，泛舟不疲。”夷光乃西施正名。我手指在“不疲”两个字上停了很久。试看，公元前473年的姑苏城外，吴歌哀怨，越剑啸冷。范蠡站在高高的潮头，看着那个他一手辅弼、终成霸业的越王勾践，在群臣欢呼声中志得意满。范蠡以为“大名之下难以久居”，于是乘舟浮海以行。与他一同辅佐勾践的文种，就没有想到，或者说想到了却难舍高堂楼榭，结果被赐剑自刎，应了那句“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”的预言。

那么，什么样的湖水，能让一个功盖天下的男人不再回望朝堂，让一个背负家国血泪的女人紧紧跟从而不疲？于是，我决定去蠡湖。

我乘船从赤山脚下荡进蠡湖时，月亮才爬上东边的山脊，怯怯的，像刚出阁的新妇。不过一袋烟的工夫，湖水便镀上一层银霜。刘浆的老人说，这一带就是古蠡湖。

月光如水，蠡湖如镜。那不是越国古宫城被雉蝶切割的冷月，也不是吴国姑苏台渗透阴谋与血泪的残月，它清澈透亮，圆润爽朗。沿岸竹影摇曳，渔歌蛙鸣不断。西施架上古筝，在月光下弹起《初恋歌》，范蠡击掌为拍，湖水唱和。

范蠡这个人，是很有意思的。他原是楚国人，出身贫寒，却生性旷达，有道家风范。会稽山的惨败，石室为奴，卧薪尝胆，十年教训，直到吞吴的辉煌，每一步权谋惊心。勾践要封他为上将军，他却在这个时候，嗅出了危机。到了齐国，耕于海畔，致产数十万。齐国人要请他做相国，他却散尽家财，悄悄走了。后来到陶地经商，自称“陶朱公”，又致资累巨万。他总在最风光的时候，看到了背后暗藏的阴影。

当年九月，他和西施在赤山造院置房，与渔民山民聊天交心，吟唱歌和山歌。有一次，西施从牧童手里接过牛角试着吹奏笛曲，不小心把牛角掉进了河里。牧童虽然心疼，却怕为难眼前这位天仙般的美人，只好背过身子去抹眼泪。

范蠡还在赤山垦地种芋，养鱼栽芋，安心整理修订《陶朱公商训》书稿，又写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养鱼文献《养鱼经》。

范蠡的智慧，在于他对“时”与“势”的把握。他懂进也懂退，懂成就霸业也懂保全自身。他说过：“贵出如粪土，贱取如珠玉。”原是讲经商，人生的进退得失又何尝不是如此？世人多在显贵时不忍释手，在落魄时不敢进取。范蠡的一生，就是最好的注脚。

赤山岛上层层叠叠的文化堆积，使得范蠡西施形象愈发清晰。其中最动人的，是香炉山的传说：西施在湖上发病，范蠡心急如焚，捧香炉跪在船头向上苍祈求平安，忽然听到船舱里西施的呻吟，心中恍惚，香炉从掌中滑落，坠入湖中，化作了那座亭亭玉立的香炉山。恰恰是同一个范蠡，既能审时度势、运筹帷幄，又能为心上人的病痛失手落炉。大丈夫的襟怀和凡人的温情原来并不相悖。

胭脂湖畔，相传西施临湖梳妆，不慎滑落胭脂盒，湖水便染上了淡淡的胭脂色。而赤山岛上那棵“樟抱腊”，则将深情推向永恒。相传范蠡与西施合葬于此，埋葬之处长出一棵奇特的古树：高大的樟树心空，中间竟长出一棵腊树，两千多年来，始终相依相偎。

湖中小洲上有一块巨石，我索性躺下来，看云朵从月亮旁边掠过，薄薄的，似西施浣纱时遗落水中的轻纱。

放眼望去，这片湖水不是最壮阔的，也不是最秀美的，它只是宁静的，静得能让人听见自己的心跳，足以令人放下刀剑与权谋。两千多年来，湖水见过多少帝王将相的楼船，也见过多少渔夫樵子的扁舟。只有范蠡和西施的故事，像这湖上的清风明月一样，长久地留在了人们心里。

相传他们离开后，人们才把这段水域定为蠡湖，把赤山改为蠡山。牛角尖、香炉山、胭脂湖等名胜古迹，也皆由此而来。我站起身来，准备回去。临走前，对着蠡湖月色深情凝望。小船悠悠，水声潺潺，仿佛范蠡两千多年前离去时的桨声，又仿佛留在史书上的低语，穿越时空，轻轻叩响着后人。